

金盏花

琼瑶全集 8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琼瑶全集 08

金盏花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盏花/琼瑶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4,7

ISBN 7-5354-2837-1

I. 金…

II. 琼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7170 号

责任编辑:贺 强 钟擎炬

封面设计:王琼瑶

策 划: 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上海长文图书文化有限公司

(电话:021-56320330 传真:56320317)

(电话:021-54039696 * 623 传真:54040152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本:890 * 1280 毫米 1/32 印张:7.875 字数:122 千字

版次:2004 年 7 月第一版 印次:200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17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1-54039696 转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请与本社上海图书中心联系调换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

本书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,不得销售至包括港、澳等任何海外地区

写在2004年 “琼瑶全集”出版前

今年年初,长江文艺出版社,送来一个企划案,希望能够再次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对于这个企划,我当时并没有很大的兴趣。因为,若干年来,我的书已经在内地出版得乱七八糟了。自从1989年起,我也曾两度授权给内地的出版社,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这些出版品纷纷到期。内地的出版情形,一直是我的“痛”。几乎每本我的著作,都有盗版。除了盗版之外,还有许多冒牌的“伪书”。尽管我有合法授权,违法的书籍却照样出版。于是,在书店中,可以看到我的真书、伪书、盗版书……各种版本,大小,五花八门,形形色色。其中,让我“最痛”的是那些伪书,看到它们公然用“琼瑶”的名字出版,内容却荒诞不堪,真使我欲哭无泪,投诉无门。

因而,长江文艺出版社提出“全集”计划时,我不禁怀疑的问:

“盗版书早已充斥在市面,正版书还有人买

吗？”

对方很肯定的告诉我：

“这就是我们要出全集的原因，总要有一家出版社，把你的全部作品，作完整的、有系统的出版，让正版和盗版优劣立现。而且，有了正式的全集，冒牌书也就无所遁形了。”

长江文艺出版社说服了我，所以，我再次授权给他们，出版这套全集。在出版前夕，我对“长江文艺出版社”，是充满了期盼的。期盼这套书能够印刷精美，设计精良。能够真正遏止住盗版、伪书的歪风。当然，在市场并不缺乏的情形下，长江文艺出版社还有决心要出版这么庞大的一套书，我也对他们的热忱和勇气，充满了敬意。

写这篇短文前，我翻开一本旧著，看看原来的“自序”，这一看，不禁心头一惊。怎么？上次那篇“自序”，居然是1989年写的。距离现在，已经有15年了。

时间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会这样不知不觉的流逝？忙忙碌碌中，我又送走了许多个朝朝暮暮。日月迁逝，春去秋来。我眼看园中的树木，叶子由绿变黄，又由黄而绿，周而复始。但是，我的头发白了，却无法变黑。时间对人类是很吝啬的。人生，能有多少个15年呢？这15年，我到底做了些

什么？检点书名，发现我又写了好多书，从当初的43部，到如今的64部。其中的“还珠格格系列”，长达250万字，可说是我最近的代表作。“梅花烙”、“烟锁重楼”、“苍天有泪”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。原来，这15年来，我并没有休息。虽然，每出版一本新书，都像考试，我是一个完全缺乏自信心的人，对成绩常常没有把握。但是，不管成绩单的分数是好是坏，读者对我是褒是贬，我一路走来，不曾松懈。

出版“全集”，总会有些顾忌。曾经有媒体访问我说：

“你出版这套全集，是不是意味着，以后不会再写作了？”

我想，在许多人心里，都认为“全集”是“身后事”，只有盖棺论定，才知道“全集”共有多少部。偏偏我是一个“诸事不忌”的人。我笑着回答：

“15年前，我已经出版全集了，那时是43部书，之后，我又写了21部。如果上苍对我特别照顾，说不定我还能写21部呢！”

当然，这完全是在说笑话，我也知道，岁月不饶人，写作生涯，并不轻松，劳心劳力又伤神，我的大好时光，早已消磨在一个个的“故事”里。最



近,我深受“坐骨神经炎”的折磨,无法再久坐书桌之前,以后再想完成像“还珠格格”那样的作品,是根本不可能了。

但是,在这部“全集”中,我依然希望能有一本新书。是有关我的生活、思想、经历、感觉……的散文集。这本散文集,连书名都有了,腹稿早已打过千千万万次,只欠我去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。(你看,写作就是这样,有腹稿,有计划,有书名,都不等于存在,必须真正完成了,它才存在。)

出版社问我,是不是要修正改写某些作品?

我真的不曾这样想过,我的作品,在不同的时期和年代,有不同的思想和笔触,不论它是幼稚的还是错误的,它都是我的一部份。我不想改变它,就让它带着我的幼稚和缺点,用“本来面目”和读者们见面吧!只是,在“我的故事”一书中,那篇后记之后,我又添加了后记的后记,补充这15年来的“后续”。

我的作品,一直在叙述一个不变的主题,那就是“爱”字。男女之爱、朋友之爱、手足之爱、父母之爱、国家之爱、民族之爱……写不尽人生的爱。在这些爱的故事中,我难免有重复的对白,或大同小异的情节,这是我的缺点。有些对白,我虽尽力做到流畅,但是由于我的出身,使我的“语言”很

“琼瑶”化,(其实,是很“琼瑶家庭”化,在我家里,成语的运用,是普通之至的事。)再加上两岸对白有很大的差异,可能有些内地读者,对我的语言不能适应。这是我无可奈何的事。至于文字,我也有“不够用”的感觉,常常觉得自己写得不好,“才尽于此,力不从心”。但愿读者抱着宽容的态度,来看我的作品。

在这漫长的写作岁月中,我也写电视连续剧的剧本,在我心里,剧本的创作和小说的创作是同样重要的。剧本比小说还难写,因为剧本只能用动作和对白来交待剧情,不能大篇幅的作“内心描写”。我的剧本也是我的创作之一,只因为写得比较仓卒,没时间再去校对它,因而不想出版。我在“天上人间”最后一场戏后,写了两句话:

谨将此剧献给全天下

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

电视剧播出之后,很多媒体访问我,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两句话?我回答说:

“你不觉得现在很多人,都失去了爱人和被爱的能力了?在目前的社会形态上,许多人心狠手辣,才能得到一席之地。为了生存竞争而勾心斗角,尔虞我诈,更是人之常情。逐渐的,大家都不相信人间有爱了,甚至会嘲笑那些还相信的人,



觉得他们是幼稚的,不成熟的,不食人间烟火的,只会作梦说梦话的人。不相信人间有爱的人,如何去爱人和被人爱呢?因此,他们失去好多心灵的飨宴,失去了好多痛楚和狂欢。没有痛过,没有爱过。没有哭过,没有爱过。没有笑过,没有爱过。没有爱过,等于没有活过!”

这是我由衷的看法,好希望,人类永远不会失去爱的能力!那么,生命里才有奇迹,活着才有意义。

所以,我把这套全集,献给

还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们!

琼瑶

写于2004年6月23日黄昏

第一章

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。

韩佩吟倚窗站着，望着窗外那一团雨雾。小院落里的杂草又长起来了，这些日子，实在没有时间，也没有情绪去整理这小院子。墙角的一棵扶桑花，在雨中轻轻的摇曳，那下垂的枝桠上，孤零零的吊着一朵黄色的花朵，给人一种好单薄、好脆弱的感觉。最怕这种天气，最怕这湿漉漉的雨季，最怕这暮春时节，也最怕这寒意袭人的清晨。每一个新的一天，都只是旧日子的延续，如果生活里没有期待和新奇，她真不知道岁月这样一日复一日的滚过去，到底为了些什么。

昨天收到了虞颂衡的结婚请帖，帖子上有行小字：“佩吟，如果你胆敢不参加我的婚礼，你结婚时我们姐妹就全体不到！”

虞颂衡终于也要结婚了，读中学时，她说过要抱独身主义：“才不会嫁给那些臭男生呢！”如今，男生不臭了，男生将成为她终身的伴侣和倚靠。本来嘛，虞颂衡今年也廿五岁了，廿五和十六七岁到底是个漫长的差距。所做所为所思都不会再一样了。廿五岁！佩吟悚然一惊。两年前，她参加过虞颂萍的婚礼，现在是虞颂衡，下次该轮到谁？虞颂蕊吗？



不，颂蕊还是孩子，当佩吟和颂衡高中同学时，颂蕊还在读小学呢！可是，现在呢？颂蕊也念大学二年级了！时间，怎么这样快呢？她茫然的瞪着窗玻璃，心里乱糟糟的想着虞家的三姐妹，她似乎全然没有想到过自己。那玻璃上，被她嘴中所呼出的热气凝成了一团白雾，她看不清窗外的雨景了。下意识的，她抬起手来，在那窗玻璃的雾气上写下了一个数目字：“26”，26，她又写了一个，再写了一个，没什么思想，没什么目的，只是一再重复这个数字，直到母亲的声音在卧室里尖锐的响起来：“佩吟！佩吟！”“噢！”她低应一声，转过身子，往母亲房里跑去。在走往母亲房间的最后一刹那，她对自己的窗子再望了一眼，这才恍恍惚惚的醒悟到，26，这是她今年的年龄！

一走进母亲的房间，那股阴暗的、潮湿的，和病房中特有的药味、酒精味、霉味就对她扑鼻而来。母亲那瘦骨嶙嶙的手臂正支在床上，半抬着身子，直着喉咙，不停的喊着：“佩吟！佩吟！佩吟！”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她三脚两步的跑到母亲床前，用手扶住母亲的肩膀，安慰的拍拍她的肩，一叠连声的问：

“怎么了？妈？想下床走走吗？要去洗手间吗？我扶你去！”她弯下身子，在母亲床下找拖鞋。

“不不！”母亲攥住她的手腕，眼光直直的瞪着窗子，带着种难言的恐惧和畏怯，颤巍巍的说：“有……有个人，在……在窗子外面偷看我。”又来了。佩吟心里掠过一阵又无奈又无助的感觉。放开了母亲，她径直走到窗前，把窗子大大的推

开,迎进一屋子凉凉的、带着雨意的寒风。她看着窗外,母亲的窗子朝着后院,院子里铺着水泥,空落落的,除了有条晒衣绳从两面墙上拉在空中,横跨了小院之外,院里什么都没有。当然什么都没有。“没有人,妈。”她从窗前折回母亲床边:“你瞧,窗子外面根本没人,是你在做恶梦,你一定被恶梦吓醒了!”

“胡说!”母亲烦躁而暴怒起来:“我根本没睡觉,怎么会做梦?我一夜都没睡着,我睡不着。窗子外面有人,一个满脸大胡子的人。”满脸大胡子?佩吟吸了口气,在他们家庭接触过的人里面,只有一个人是满脸大胡子:钟医生!给佩华开刀的钟医生!又来了!这永无休止的问题!这无法解除的心灵枷锁!又来了。她微喟着摇摇头:“那是幻觉,妈。”她的声音空洞而无力,只是一再重复着:“窗外根本没有人,什么大胡子小胡子都没有!你在幻想……”

“我没有幻想!”母亲生气了,眼睛瞪得又圆又大,她枯瘦的手用力拍打着床沿,恶狠狠的盯着佩吟,怒吼着说:“你和他们是一伙的,你也要谋害我!我知道,你安心要把我送到疯人院去!你故意说没有人,你这个不仁不义不孝的坏东西!我不要你!你走!你出去!去叫你弟弟来!叫佩华来!我要告诉佩华,只有佩华孝顺我,体贴我,你去叫佩华来,你去!你快去……”佩吟怜恤的望着母亲,心底拧结成了一团痛楚。她无言的后退,退向门边,心里忧伤的想着:人类,那么聪明的动物,发明了各种科学,可以飞越太空,直达月球,却没有药物



能医治心灵的疾病！她默默的后退，在母亲的大吼大叫下后退，退到门边，她和闻声而来的韩永修撞了个满怀。韩永修显然是被吵醒的，他还穿着睡衣，正束着睡袍的带子，嘴里急急的问着：“怎么回事？又怎么了？”

佩吟回头，仰望着满头白发的父亲。怎么？父亲才只有五十五岁，就已经白发苍苍了？岁月难道对韩家就特别无情吗？她的眼光和韩永修的眼光接触了，她摇了摇头，哀伤的、轻声低语了一句：“她又在犯病了，她要佩华！”

韩永修的眉头紧蹙在一块儿了，他望着女儿，佩吟的脸色阴暗，眼神凄楚，她修长的细挑身材，看来竟像枝风中的芦苇。青春呢？佩吟的脸上已没有青春。这些年来，这个家像个吸取青春之泉的魔鬼，一点一滴的把青春的欢乐从她身上吸走。佩吟，她才只有二十几岁呢，为什么要为父母埋葬掉她的幸福？一时间，他对妻子卧病的同情还赶不上对女儿失去欢乐的歉疚。他伸手压在佩吟的肩上，温存的低问：“她又骂你了？”

佩吟勉强的微笑了笑。

“已经成为习惯了。”她说，又很快的加了句：“不能怪她，她在生病。”

韩永修眼底的怜惜更深切了，这眼光触痛了佩吟，她那么了解父亲，包括父亲对自己的歉疚和爱怜，一时间，她很想扑进父亲怀里去，像童年时受了委屈般，扑在父亲怀里大哭一场。可是，现在不行了，父亲肩上的负荷已经够重了，她不能

再去加重它。于是，她就努力笑得更坦然一些，故作轻快的说：“爸，今天你要照顾她了，我一整天的课，晚上，我还要去赵自耕家……爸，你听说过赵自耕吗？”

“你是说——那个上次平反了一件冤狱的大律师赵自耕？很有名气的赵自耕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去做什么？”

“找个兼差，咱们家这样不行，妈妈需要人特别照顾，我想多赚点钱，请个阿巴桑来家里，一方面照顾妈妈，让您能专心著作；一方面也做做饭，让我能多一点自由的时间。”

“那赵自耕需要你做什么？女秘书吗？我并不太同意你放弃教书工作。你是个好教员。”

“不，完全不是。他要请一个有经验的中学教员，来教他的女儿，他拜托我们校长，校长推荐了我。如果工作成了，我白天还是教书，晚上才去。”

“是家庭教师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他女儿多大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，我想，是十八九岁吧！因为她去年没考上大学，她爸爸才要给她请家教……”

“十八九岁？”韩永修惊叹着：“那岂不是和你差不多大？”

“小多哩！爸，你糊涂了！”佩吟的笑容里藏着落寞。“我都廿六了，已经好老了！”



“老？”韩永修本能的一怔，这个字竟从佩吟的嘴里吐出来？简直是奇怪极了，他愕然的看着女儿，正要说什么，屋里已传出一阵尖锐的呼唤声：

“佩华！佩华！你快进来！我听到你的声音了！佩华，你在花园里干什么？不要一个劲儿念书呀！眼睛都近视了！佩华！佩华！佩华……快进来呀……”韩永修咬了咬牙，放开佩吟，他快步的走进了卧室，直冲到老妻的床前。佩吟轻悄的往自己房间走去，她听到父亲的声音，那样苍凉，那样悲苦，那样无奈，而又那样真实的、诚挚的，也是“残酷的”在说着：“素洁，你醒醒，求你醒醒吧！咱们早就失去佩华了！他死了，六年前就死了！你必须承认这事实，是钟大夫给他开的刀，记得吗？他在手术台上就死了！记得吗？他只活到十七岁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母亲在尖叫着：“你是谁？我不认得你！我不认得你们每一个人！为什么你们要包围着我？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我要佩华！我要佩华！我要佩华……”她的声音变成了凄厉的狂叫：“我要佩华……”

佩吟忽然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，她不自禁的用双手紧紧的捂在耳朵上，想逃避这凄厉的呼唤。六年了！她呼唤了整整的六年了。但是，她如何唤得回一个早已死去的儿子呢？

她冲回自己的卧房，很快的关上房门，似乎想把那凄厉的呼唤关在门外。站在房子中间，她慢吞吞的转过身子，目光呆呆的瞪视着书桌，桌上堆着学生的作业簿、作文本、周记本、习

字簿……在那些小山似的作业本上,有一张刺目的红帖子。
虞颂衡的结婚请帖。她费力的把目光从那请帖上移开,下意识的移向了窗子。

那窗玻璃上的“26”居然还没有化开,没有消失。



第二章

赵自耕的家坐落在台北市郊。

好不容易，佩吟总算找到了那幢房子，镂花的大铁门深掩着，夜色里，隔着镂空的铁栅，她也可以看出花园里那种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的情景，高大的树木，穿花的小径，扑鼻而来的素馨花香……挺不真实的，像小说中的“侯门”。佩吟还没按门铃，心已先怯了。只知道赵自耕是大律师，却不知道他还是“富豪”。雨仍然在下着，佩吟撑着一把“阳伞”，花绸的伞面早就湿透了，伞外下小雨，伞内下毛毛雨，她的头发和衣襟，都沾着水雾，连鼻梁上和面颊上都是湿漉漉的。她在门外先吸了口气，才鼓起勇气按了门铃。

先是一阵狗吠声在迎接她，接着，有条灰黑色的大狼狗就直奔而来，纵身一跳，那高大而粗壮的身子就扑上了铁栅，把佩吟吓了好大一跳，本能的往后连退了两步。那狗对她龇牙，门外的街灯，直射在它白森森的牙齿上，使她更添了几分寒意。“不要叫！黑小子！给我下来！不许爬在门上！”

有个很威严的声音响了起来。“黑小子”？原来这条狗名字叫黑小子，倒很别致。然后，有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就走了过来，一把拖住了狼狗脖子上的项圈，把它硬拉了下去，抓牢